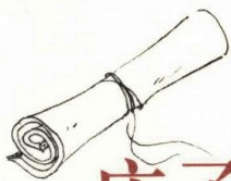


中国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系世系世

绎读经子

刘小枫 陈少明 ● 主编



# 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

张丰乾 ●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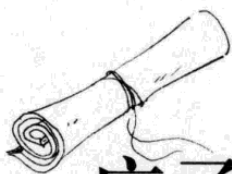
华夏出版社

中国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系世百年

绎读经子

刘小枫 陈少明 ● 主编



# 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

张丰乾 ● 编



华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张丰乾编. -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9.4

(中国传统:经典与解释/刘小枫、陈少明主编)

ISBN 978-7-5080-5149-9

I. 庄… II. 张… III. ①道家 ②庄子-注释 IV. B2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5065 号

## 《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

张丰乾 编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圣瑞伦印刷厂

装 订:天津市武清区高村装订厂

版 次:2009年4月北京第1版

200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 开

印 张:13.375

字 数:320千字

定 价:39.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 缘起

晚清以降，西学入华，华夏道术分崩离析，我国学术和教育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变局——晚近十余年“奋不顾身”的现代化使得华夏学术和大学教育显得更为面目不清。整顿大学文科、重新铺展学术的基本格局，已然成为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学术课题乃至新时代的艰巨使命——太平之世必有文治。问题是，如何整顿和重新铺展？

现代西学入华以来，我们要么不断竞相追逐西方“显学”（种种现代学说），要么与西方“魔怪”搏斗。令人深省的是，即便发扬自家传统的种种当代儒学论说，几乎无不依傍种种西方现代论说——从康德哲学出发又或依照韦伯社会理论重新解释儒家传统，一度被看作最精彩的儒学“新解”，与西方学术晚近两百年来用种种现代“学说”瓦解自家古典传统别无二致——如今，这一局面因与西方后现代学术接轨而变得更为触目惊心。

与西方学人一样，现代之后的中国学人不得不在两条道路、两种“命运”面前作出自己的选择：要么跟从种种“后现代主义”以比现代精神更为彻底的解构方式破碎大道，要么切实回归古典学问——倘若选择后者，势必首先质疑并革除我们自“五四”以来养成的凡事以现代观点衡量古典的新传统。

如何重新获得已然丢失的古典传统，关系到中国学术未来的基本取向和大学教育的基本品质。现代中国学术的视域基于现代西学，由于对古典西学缺乏深入细致的理解，数代中国学人虽不乏开创华夏学术新气象的心愿和意气，却缺乏现代之后的学术底气和见识根底。因此，积极开拓对西学古典传统的深入理解，当是未来学术的基本方略——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重读自家的历代经典时才会有心胸坦

荡、心底踏实的学术底气，从而展开广阔、深邃的学术新气象。

晚近西方学界方兴未艾的“古典政治哲学”表明，西方学界和大学教育正在踏上回归古典学问之路——取向虽然是古典的，其生存感觉却是现代之后的。“古典政治哲学”绝非一种学说或“主义式的”论说，换言之，不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任何“显学”一类的东西，更非所谓“新的方法论”，而是一种基本的学问方向：悉心绎读经典大书，凭靠古典智慧来养育自己的心性。如此学问方向基于万世不绝的古典心性：既然是一种心性，古典学问唤起或寻找的便只会是有如此心性的学人，并激励“我们”自觉杜绝种种“盲目而热烈”的“后”学或“新”说（尼采语），挽回被现代文教体系的学科划分搞得支离破碎的学问大体，进而在我们的大学中寻回自身的地盘……在近两百年来西方、百年来的中国，古典心性流离失所，已然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学堂。

继“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系列我们推出“中国传统：经典与解释”系列，首先要表明：在现代之后的学术语境中重新收拾我们自家的传统经典，乃中国学术新气象的根底所在；其次要表明：我们志在承接清代学人的学术统绪，进一步推进百年学人的积累——如今我们能否取得世纪性的学术成就，端赖於我们是否能够在现代之后的学术语境中重新拥有自己古传的历代经典。中国古代学术以绎读经典为核心和传统，历代硕儒“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的学术抱负和“皓首穷经”的敬业精神，在今天需要我们从自身的语境出发重新发扬光大。

本系列不拘形式——或点校、注释尚为善本的古书，或重新绎读（疏解）历代典籍，或汇编百年来的研究成果以文集方式追踪某个专题……唯一谢绝的是中西比较之论或种种现代—后现代“主义”解释学或文化研究一类高论。

古人云：“有志者事竟成焉”。

刘小枫 陈少明

2005年10月於中山大学哲学系

## 编者说明

《庄子·天下篇》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学案）的滥觞，乃研究周秦学术思想的关津。其中保存了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料自不待言，和性质类似的其他文献，如《荀子·非十二子》（及《天论》《正命》《解蔽》诸篇）、《韩非子·显学》、《吕氏春秋·不二》、《尸子·广泽》等篇目相比，其格局、见识和文法都胜出一筹。就格局而言，其序言申述天人之学、古今之学、内圣外王之道从“一”到“多”的“分裂”过程，从“神明”到“方术”，从“圣王”到“百官”以至于“民”，概而言之，其立论的制高点是“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称神明之容”。同时，它也梳理出古人完备的“道术”有不同的体现者和承载者：

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

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

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套用今日的学术语言，制度（官吏）、经典（专家）、理论（思想家）乃是文明与学术的体现者和承载者，由此种分类可见，

《天下篇》非“其学无所不窥”者不能为。就见识而言，《天下篇》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为基点评判诸子，一方面是本于“识古人之大体”的原则，另一方面也指明“百家之学”的思想渊源，而对于所评判的对象，亦非“贴标签”了事，而是以精当的概括为主。就文法而言，全篇言简而意赅，情切而理明，以一唱三叹的节奏，屡用“夫”、“乎”等词表达感慨和诘问，但又不失条分缕析的冷峻，可谓一绝。从体例的完备和文气的贯洽而言，《天下篇》诚为《庄子》之“叙”，而归入“杂篇”，殊为不类。

近世以降，“专业化”为学术主流，《庄子·天下篇》更受到学界普遍关注，学界要人如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等先后言及《庄子·天下篇》。但系统而专精地对《庄子·天下篇》注疏者，以五家最为卓出，即顾实《〈庄子·天下篇〉讲疏》、钱基博《读〈庄子·天下篇〉疏记》、谭戒甫《〈庄子·天下篇〉校释》、高亨《〈庄子·天下篇〉笺证》、马叙伦《〈庄子·天下篇〉述义》。谭戒甫先生之《〈庄子·天下篇〉校释》已由《经典与解释》（第23辑）重刊，和谭先生一样，其余四位先生皆为饱学之士，四部注疏皆为苦心之作，虽马叙伦推测老庄之学受印度佛学影响，或为学界侧目，但他对《天下篇》的讲疏亦是一丝不苟。四部注疏看似章句之学，但其共同的价值却在于“贯通”，以《天下篇》为枢纽，周秦百家，汉宋两派，古今中西学术的汇通不再是空泛之言。但这四部注疏分别印行，且问世年代已久，于当今学界流传不广，现合编一册、重排付梓、彼此对照，以取相得益彰之效（严灵峰先生《无求备斋老列庄三子集成补编》收录有注释、讨论《庄子·天下篇》的著作、论文多种，但同样传播有限，不便于一般读者阅读）。

此次排印为简体横排，以四部注疏首次出版的时间为序，各书目录一仍其旧，惟个别条目之名称略有精减。另收录严灵峰先生《〈庄子·天下篇〉的作者问题》及张恒寿先生《论〈庄子·天下篇〉的作者和时代》两篇专文作为附录，以资参考。四部注疏与两篇文章原版当中明显的错字已改正，个别标点亦有损益。惟作者不同，所引用文字之标点亦有异，望读者诸君留意。资料之收集颇得李若晖、陈嫦、冯孟、黎业明诸君相助，谨致谢意。

张丰乾谨识

中山大学哲学系

2008年6月21日



# 目 录

编者说明 ..... 1

## 顾实：《庄子·天下篇》讲疏

自 序 .....	3
一 原一 .....	11
二 墨翟、禽滑厘 .....	24
三 宋铎、尹文 .....	33
四 彭蒙、田骈、慎到 .....	40
五 关尹、老聃 .....	45
六 庄周 .....	51
七 惠施 .....	56
附：考六家诸子拟年表 .....	78

## 钱基博：读《庄子·天下篇》疏记

叙 目 .....	89
总 论 .....	93
墨翟、禽滑厘、宋铎、尹文 .....	107
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 .....	118
庄周、惠施、公孙龙 .....	128
附：太史公谈《论六家要指》考论 .....	156

## 2 《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

### 高亨：《庄子·天下篇》笺证

第一章	论百家学说所由生	173
第二章	论墨翟、禽滑厘之学说	181
第三章	论宋钲、尹文之学说	191
第四章	论彭蒙、田骈、慎到之学说	197
第五章	论关尹、老聃之学说	205
第六章	论庄周之学说	211
第七章	论惠施与辩者之学说	216

### 马叙伦：《庄子·天下篇》述义

序言之一	235
序言之二	236
述 义	240
庄子年表序	320
庄子年表	322
后 记	332

附一 严灵峰：《庄子·天下篇》的作者问题 333

附二 张恒寿：论《庄子·天下篇》的作者和时代 395

# 《庄子·天下篇》讲疏

顾 实



## 自序

《庄子·天下篇》者，《庄子》书之叙篇，而周末人之学案也（旧日学案，今日学术史）。不读《天下篇》，无以明庄子著书之本旨，亦无以明周末人学术之概要也。故凡今之治中国学术者，无不知重视《天下篇》，而认为当急先读破也。虽然，读破《天下篇》，谈何容易！读古书之难，有如攻金城汤池者然，非用尽方法，不能攻破也。其方法奈何？则可断言曰，非熟玩《庄子》全书，则不能读《天下篇》。有如“神圣明王，皆原于一”。夫一者何谓也？则谓夫天地之德也。此非熟玩《庄子》书，不能下此断语，而其他可知也。此一法也。非遍读群经百家之书，则不能读《天下篇》。有如世史之守，六艺之典，百家所闻，皆数也。此非遍校群经诸子书，不能下此断语，而其他可知也。此二法也。是故不读《天下篇》，则不可以读《庄子》全书，亦不可以读周末人著书也。而不熟读《庄子》全书，不通周末人著书，则亦不可以读《天下篇》也。更进而有要法者，则理会古人之语言词气，是也。一曰识字，字尚未识而侈言发明，何异白昼见鬼？昔人谓不通小学，则不可治经。余谓不通小学，则不可以治诸子。通小学者，明乎文字之声音假借，而正其训诂；则不烦章句委曲，而奥义自辟。虽然，其弊也，或失之破碎支离；故单独此法，又不可以行也。二曰通文，文尚未通，而高谈学术，何异

#### 4 《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

痴人说梦？夫溺于魏晋六朝文者，不可以读周秦人之书。溺于近世流行文者，更不可以读周秦人之书。以其文脉语势迥殊也。是以必枕藉于周秦之书，沉酣而得其肌理气息，以审定著书者之命意，必在此而不在彼。然后可下明确之训诂，而不至于破碎支离也。大凡真正周秦古书，研读至此一境，无不文从字顺，犁然有当于人心；如日星之光明，如珠玉之皎洁，洵天下读书之至乐哉！

然则合前并此，而共为四法也。余惟用此四法，以读破《天下篇》。《天下篇》之原文，虽有由后人之误读误解，几于不可究诂者。然经余此番之博搜旁证，为之讲疏，一一理其症结而恢复原状，则文义之明，如日中天。庶几阐先秦古哲久扃之秘，发郭子玄以下千年之蒙，将天下之治中国学术者，莫不愿得吾之书而一卒读也。兹姑先举十事，以为读吾书者之嚆引，可乎？

一曰明哲学之观念也。当谓世界三大思潮，欧西思潮本于哲学的论理的观念，印度思潮本于宗教的信仰的观念，中国思潮本于社会的学问的观念，不观其会通，无以融和世界之文化。而中国群经百家言，大本大宗，无不取象于天地神明之德，以成其内圣外王之业。然典籍美富，浩瀚难稽。独此《天下篇》，不盈一握，展卷即是。所记天人、神人、至人、圣人、君子、百官、万民之七等人，具见上世政府社会之运行组织，相维相系，大纲尽是矣。治上世哲学思潮者，诚不可不深注意于是也。

二曰明古学之源流也。当谓世界文明古国之复兴，往往与其学者复古之思潮相消息。并非欲今日之社会，回复于古代之原状也。不过今人之思潮，与古人之思潮，得有精神上之切磋，往往呈现奇异之色彩。是以对于古代学术之钻研，不可不抱有洞源达流之奢望。吾国自秦火而后，书籍烧残，岁历绵暖，真象莫明。

然试一读《天下篇》，则世职之守，六艺之典，百家所闻，有若三派，而实则以史为本，六艺百家皆从之出而不可偏废。其立言之明确，虽孟轲、荀卿、司马谈、淮南王、刘向、刘歆、杨雄、班固之徒，无其公允也。

三曰明诸子之道术也。《天道篇》曰：“礼法度数刑名比详，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故《天下篇》略“世史之度数”“六艺之礼法”而不论。虽孔子之圣，盖犹且以六艺垂教，故而不与焉。是以诸子之道术者，神圣明王不作，而玄圣素王代兴，皆上之所以畜下，而非下之所以事上者也。墨翟、禽滑厘、宋钐、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周、惠施之徒，皆欲改革周道，而卓立乎其原有社会之上，各尊其所闻而自为政。《荀子·天论篇》曰：“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拙，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解蔽篇》曰：“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德，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所举寥寥诸子，与《天下篇》相出入，其尽是可知矣。然《天下篇》当以庄子终，而以惠施殿者，岂庄子自叹惠施死而无与言者，深惜其才，而以是寓微意欤？

四曰明名家之方法也。《荀子·正名篇》曰：“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喻一意也。”故名辞二者有别，名属今文字学之事，辞属今论理学之事，特古人总属诸名家言耳。刑名本下之所以事上，自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而上跻于内圣外王之业。或以厕诸希腊诡辩家之列，殆非其伦也。自墨子倡导其“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之说，辩经之作，端绪既引，惠施公孙龙之徒，接踵继起。然“鸡三足”

“卵有毛”诸说，用何方法而成其名家言，从来承学之儒，未免尽人堕入五里雾中也。今者虽若邹衍所指“辩者有五胜三至”，不复可考，要为审其名实离合之故，则名家之方法，犹略可推见焉。庄子论惠子曰：“其道舛驳”，允哉！其舛驳也，盖明其方法而玩其辞趣，则钩釵析乱，蒙识固宜。然而显物理之微，则今科学之精神也，崇汜爱之旨，则今人类界之福音也，又非自有其卓乎不可磨灭者在哉？

五曰明文法之优异也。司马迁称“庄子善属书离辞”，故《庄子》一书，实为中国独一无二之奇文，然其行文又未尝无法度也。有如天人、神人、至人、圣人、君子、百官、万民之七等人，注家皆以为此不过呆叙七等人而已，以致上下文气阻融难通。不悟此正叙内圣外王经世之方术，并非呆叙七等人。苟明乎此，则上下文气，自无不贯穿者矣。又如叙墨子发端二语曰：“为之大过，已之大顺。”自陆德明《释文》已误大为太，致不可通。遂又改读已为以，读顺为驯为甚，终不可通。不悟古人文字，夹叙夹论，而论有大开大阖者。此二句发端即为大开大阖之议论，无殊当头棒喝。正是言墨子“为之大过误；已之而不为，乃大顺理”。若是，则不烦改字，而自通畅矣。又如曰：“我必得活哉，图傲乎救世之士哉”二句，解者多以为上句连曰字，是引宋铎、尹文成语；下句是庄子论赞语。遂致“图傲”二字，任何改读，亦不可通。不悟此二句皆引宋铎、尹文成语，乃反言“我岂为自己必得活命哉？岂意图傲彼救世之士哉？”以明其真为救民救世之本意，则正无烦改读而自通畅矣。又如“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纵恣而佻，不以觭见之也。”旧解以此段为指《庄子》之书而言，遂致觭字无法可以讲明。不悟觭、奇同字，正是庄子看得古之道术者，所为谬悠之说，荒唐之言，



无端崖之辞，认为寻常之事，不以奇怪视之。如是，则字字着落矣。其余尚多，不遑枚举。又如“冷汰于物”句，“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句，“不傲睨于物”句，“应于化而解于物”句，凡六“于”字，在通行文法可省，亦其异于他书者。

六曰正句读之错误也。旧注家不但章段欠明，又且句读多误。甚矣！读古书之难也。有如“皆以其有”句，郭注连下“为”字读，宣颖、王先谦已正其误矣。又如“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句，郭注离为两句，王念孙已正其误矣。又如“夫充一尚可曰愈贵道几矣”，旧解句读多不安，今读“夫充一”句，“尚可曰愈”句，则辞圆理顺矣。又有旧句读本不误，而时贤误读者，如“好学而博不异”句，本不误，章炳麟误读“好学而博”为句，“不异”为句。又如“以调海内”句，本不误，梁启超误读连下文，改“请”字为“情”，读“以调海内情欲”为句。又如“施存雄而无术”句，本不误，或读“施存”为句，“雄而无术”为句，皆于文义有未安，今悉审正之。

七曰正注解之违失也。旧注解甚多，遍检无益。第观重要诸家，犹且发见违失之处，而丞待改订者不少焉。有如“兆于变化”之兆字，宜读为逃。“犹百家众技”之犹字，与由通。“好学而博不异”之异字，宜训别择。“九杂天下之川”之九杂，与收拾同义。“不足谓墨”“相谓别墨”之两谓字，均与为通。“别墨”之别，与“别宥”之别，同读彼列切，训辩别也。“语心之容”之容字，不当读欲字。“以脰合欢”之脰，即恧字，恧、赧一声之转。“冷汰于物”之汰字，与泄通；实借为怵，训狎也。“将薄知而后邻伤之”之邻字，与怜通。“谿骸”之不当训讪诟。“斡断”“斲断”之不当训剗割。“磨石之隧”之隧字与遂通。“其风窾然”之窾字与偃通。“巍然”“岿然”之魏、岿同字。